

南華真經循本釋題

莊子為書雖快悅謔怪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奇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復稀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頰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所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漆之子猶周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衷云故書儀但為義其脰肩有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虛數目願脰有即頰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歎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羣書中一大事也道幸以蚤遂退閒託志清虛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說

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逍遙遊神遊象廓無所拘礙是謂道

故首以此名篇內外雜篇猶前復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宋國已辨其巧蘇氏又謂三今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謂讓王盜經說劍漁父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未合為一篇其說精矣然愚尚謂刻意離性亦復膚淺非真宜定為二十六篇內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與雜篇惟稱篇首字以名之蓋內篇命意已足外篇蓋篇不過數演其說爾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鯤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鯢故內則卯醬讀作鯢魯語亦曰魚禁鯢鮪皆以鯢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鵬不載

經傳島夷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天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管作水桶鯤言大不知幾千里鵬言背不知幾千里質之大者化益大也怒而飛鼓怒作勢方能起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運動也颶將起則海氣動故徒以避之魯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是其事也天池者海水際天處猶日浴咸池之池池為魚鳥所泊之所鵬所泊在此池也曰南冥者天池又曰窮髮之北有其海者天池蓋為冥海二字猶未盡極遠之義又申之曰天池則方見是海水際天處以見鵬飛從海之極北過海之極南如此其遠也○篇首言鯤化而為鵬則能高飛遠徙引喻下文人化而為聖為神為至則能逍遙遊初出一化字乍讀未覺其有意細看始知此字不闕

齊諸者志怪者也謂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諸者齊人諧謔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者諧謔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為志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搏隨風圓轉也扶搖旋風也風勢相扶搖擺而上所謂東海扶搖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按考靈樞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七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儀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每筭里數似為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為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在此後面却從而解說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游氣也橫渠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游氣蒼蒼便以為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虛

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固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然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

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為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瞢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已矣三字說者多作而已矣連過看遂致上下文意不貫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

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直杯水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閤者而後乃今圖南

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青為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蒼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說鵬之所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

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高則風在下力厚感得許大背負青天則天路空濶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遂徙矣此一節說鯁鵬變化之異引齊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為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為蟬形青者為蜩蟬其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蜩或水蟲或糞中蟻蟻所化鷓鴣鷓鴣本山鷓之名以其類

山鷓故名鷓鴣月今鳴鷓拂其羽疏引郭璞云似山鷓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為鷓鴣月今仲春鷓鴣化為鷓鴣王制仲秋鷓鴣化為鷓鴣左傳爽鳩氏杜註鷓也亦以二物相化故鷓可名鷓二蟲能化而

小故以與鯁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捨衝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捨枋亦不能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為蜩鷓鴣笑鷓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滄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銳則怯矣二蟲蜩

鴝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鴝翼彌廣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鴝者只為所知之

小不及鴝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

喻小知大知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蕈也大曰中馗小曰菌菌之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運志略云寒蟬正名蟪蛄九月其鳴悽急小山云蟪蛄鳴子啾啾歲暮子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

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

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折椿字為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

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讀莊子者

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眾人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眾人而匹彭祖則眾人可悲矣此言年之小大懸絕亦如人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蝴蝶笑鴝之比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搏扶搖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

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絕

雲氣者九萬里高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濱廣斥是也鴝鴛也內則鴝鴛鴝鴛引公食大夫禮以鴝鴛為鴝李巡云鴝鴛是鴝即鴝鴛即鴝月李春田鼠化為鴝是鴝亦化之小者故以比

蝴蝶又就海濱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蝴蝶笑鴝之說夫鴝之化也已失其鴝擊之習蝴蝶之化也僅脫於汙泥之中低飛榆枋無復遠見其鴝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前斥鴳雖賦質微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濱宇宙之大風月之浩蕩亦欲見而無知之矣乃亦妄訕大鴝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

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諧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搏扶搖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說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凡言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說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虛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遙之宵次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却從人身上議論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蜩鳩斥鴳何異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嗜字義同前一人是以小笑大宋榮子却笑前一人是以大笑小且者不特能笑前一人且能如下文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毀譽而內外之分榮辱之境了然胸中以為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一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為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

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為主六氣為御即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却指能如此之人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舊解以此三句為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文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却次三等人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已則并己身亦無何有事業下文逐一證之許由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熯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權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鶴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  
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  
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右者實之賓實為  
主而名為客也吾將為賓乎不肯務名也  
鷓鴣似黃雀而小又名鷓鴣一名桃雀即  
詩所謂挑蟲俗謂能生鷓鴣鼠即鼯鼠大  
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訪焉許  
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  
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  
名故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  
為賓乎

有吾聞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sup>宋廣平橋</sup>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  
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為之人也之德

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執弊弊焉  
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有吾連叔不  
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  
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說將去更不回  
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徑庭者徑  
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  
言語大異如徑庭之大遠不比尋常徑庭  
也藐姑射之山見山海經淖約淨潔貌處  
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言所居  
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  
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  
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

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  
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輒活處若作兩句  
讀誤矣旁礴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  
蘄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疲困也塵垢秕糠  
猶將陶鑄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  
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  
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旁礴萬物以為  
一世蘄乎亂皆言功也

宋人寶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堯治天下之民乎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  
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不必究其姓名汾陽堯所都堯見四  
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汾水之陽而官然若  
喪其天下蓋見四子而自失也却先說一  
箇譬喻越人斷髮文身何用宋人之章甫  
四子隱逸山林何有堯之政治○此言至  
人無已四子不知有已者堯見四子亦失  
其在已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sup>五石可容</sup>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上京之以為瓢破之則瓢落無所容

瓢讀仍本字瓢雖大剖之為瓢則其瓢淺落而盡漾所容不多矣

非不嘒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拮拮口切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泝泝者為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

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說音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音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

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也以為大

樽而浮乎江湖而愛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游江湖而

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此言一

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游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馳鼠也狀如鼯赤黃色大尾能啖鼠

俗乎鼠即郭璞云江東名鼯

卑身而伏以俟教者

教平聲物之遊遨者雖鼠之屬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機赤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聚音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狸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

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則其下不

大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

第一段言鯁鵬蠅鳩斥鷃之化大小不同

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

不同故其為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

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遙

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蠅鳩

斥鷃於鯁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

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蠅鳩斥鷃者

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嘒然難舉之

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資質用之隨

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